

□ 张敏 张广伍 星级记者 俞宝强

如果用无知来形容过去的自己,曾有吸毒史的张平(化名)觉得还不够,“如果能对毒品保持一点点恐惧感就好了。”

作为一名曾接受过社区戒毒3年的吸毒人员,张平沾染毒品的故事并不是那么曲折离奇,他是在毫无防备和一时好奇中误入歧途的。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,张平首次向市场星报、安徽财经网记者袒露自己染毒与社区戒毒的细节。他认为,说出自己的经历,能让越来越多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接受一次增加恐惧的机会。

遇毒：遇到多年没见的初中同学

2005年,张平高中没读完就辍学在家。

“没有收入来源,就在地打打零工,不过亲戚朋友都是在做装修生意,相互之间能帮衬一把。”张平先跟着父亲后面学了几个月木工,然后边学边干,两年工夫,拉起了一支装修队伍。当时装修市场还比较吃香,张平的队伍承接各类活计,生意越做越大,“最少一个月也有五六千进账,多一点能拿到3万多。”

“有钱并不一定马上就学坏。”张平告诉记者,因为经常要加班赶工期,有时干通宵就索性不回家住了,直接就找家宾馆住下。

2009年9月,他在宾馆入住期间,过道里撞见一个熟人,“是我初中同学,真的很多年没见面了。”两人聊得很开心,对方还主动邀请来自己房间长叙。

屋里还有一个同伴,张平并不认识。聊着聊着,对方抱着一个饮料瓶来了,张平第一次看到这个玩意,里面还有小半瓶饮料,瓶盖上分别插入吸管,一头连着锡纸。

“这是什么?”张平主动问。

“一种水烟。”对方并不多说。

“吸完什么感觉?”张平还是很好奇,“没什么感觉,就是有点发麻。”

看到张平有点好奇,还有些跃跃欲试的冲动,他的初中同学来劝阻,“不要吸,会上瘾的。”但只字不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。

毒发：看到灯光都觉得刺眼

“我有定力,怎么会上瘾?”张平接过饮料瓶,试着吸了一口。对方凑上来,问什么感觉,“还真没感觉。”

“那你再搞几口。”初中同学也发话了,一唱一和之下,张平一连猛吸了几口,开始觉得有点“发懵”。

回到自己的房间后,张平就莫名地难受,他形容自己“头皮发麻”“口渴,眼睛肿胀”“不能见太阳,看到灯光都觉得刺眼”……

躺在床上,头脑很乱,不知道想着什么,一夜没睡。第二天,情况依旧如此,在室内干活还戴上了墨镜,非常怕光。

干活没力气,就靠双腿在地上被动拖行。前一秒钟要打电话给别人,翻着通讯录找了1个多小时,却不知要打给谁了。

这样的症状持续了3天3夜,要不断地喝水,感觉不到饿,觉得很疲惫,却合不上眼,口腔起泡,又像是严重上火。“还不能听到一点声响,电视开着,都必须调成静音,不然心烦意乱。”

直到第四天,张平终于倒床睡下,起来后才觉得恢复了正常。

那个时候,他已经知道所谓的“水烟”其实就是吸毒,用行话说就是“溜冰”。这让他有莫名的紧张,甚至几次上网查资料,“吸毒一次会不会上瘾?”“如果上瘾了怎么戒?”张平越看越觉得恐惧。

年轻男子首次袒露染毒：同学相见甚欢 染毒后悔莫及

希望大家对毒品心存『恐惧』

毒幻：觉得有人敲门,手里拿刀

十几天后,张平在省城安庆路一家宾馆入住中,再次遇到了那位初中同学,双方都感慨好巧,张平被邀约来到房间。

这一次,饮料瓶换成了玻璃制成的冰壶,更专业。

“上次感觉怎么样?”同学问道。“没什么感觉,应该没上瘾,我定力好。”

“那,这次再来一点,让你吸第一口,劲更大。”同学说。张平接过后,用打火机炙烤壶底,对上嘴猛吸几口。张平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离开房间的,他觉得自己不听使唤,有点亢奋,于是出门打了出租车,也不说地点,就说四处转转。出租车漫无目的地开,张平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。“周围好混乱,路上每一个人都会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盯着我,有的恶狠狠地骂,有的在发笑。”

这个从小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陷入恐慌之中,开始觉得后面有人拿刀要砍自己,自己想躲到一个怎么也找不到的地方去。回到宾馆房间,不停地洗澡、灌水,情况还是没有好转。歇斯底里的张平开始出现幻觉,觉得有人在敲门,手里拿着刀……张平做了一个自认为很正义的举动,拿出手机拨了110,“有人要追杀我。”几分钟后,警车呼啸而至,持枪民警冲入房间时,张平有模有样地描述惊恐场景。经验丰富的民警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异样,直接带回派出所,尿检后发现系阳性,明显是吸食毒品出现了幻觉。

张平被行政拘留12日。在看守所的前几天,自己还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,他提防着每一个人,担心自己会遭到不测,“随身带着牙刷,就怕有人伤害我。”最后才走出了幻觉的困境。

恐毒：换号码,净化朋友圈

走出看守所,张平来到了合肥市琥珀街道禁毒办的社区戒毒中心,签订了戒毒协议书,接受三年的社区戒毒生活。第一天起,他就换了手机号码,净化自己的朋友圈,生意再忙,也要回家住,不再沉迷娱乐场所,“我已经不是那个好奇的年轻人了。”

属于张平的档案被锁在柜子里,里面记录了3年来所有的回访记录。

第一年每个月都要尿检一次,第二年检查6次,第三年是4次,22次尿检结果都要存档备案。

一次在动车车厢里,乘警直接让张平掏出口袋里所有物品,旁边的乘客投来异样的眼神,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了,像被社会孤立了,又像是被抛弃了,“犯错的成本太大了,这污点总不能背一辈子吧?”

由社区民警、街道禁毒办组成的帮教小组,需要不定期地了解张平的思想状态,因为吸毒的原因,张平的驾照被吊销,加上装修的生意也越来越难接了,一度张平心情很郁闷。

“往往心情不好,很容易会复吸,直接前功尽弃。”街道禁毒办工作人员介绍道,为此,还会根据戒毒人员的心理波动情况,安排专业心理医生提供咨询服务,面对诱惑、不良习惯时如何才能坚定立场。

现在张平成立了自己的家庭,过上正常生活,他很感激妻子不嫌弃自己的过去,“如果一个人对毒品都有天生的恐惧感,就不会三言两语劝吸上了,如果什么都不怕,那这个人真完蛋了。”

